

汪辟疆著

目錄學研究

宣龔題



汪辟疆著

目
錄
學
研
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再版

(一二六四〇)

目錄學研究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汪 辟 疆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序

本書內凡存目錄學論著共六篇，皆歷年在中央大學與諸生講習所得者也。目錄學既爲治學之門徑，而近時高級中校以上學校，多列爲必修科，學子重視，幾埒國文。膺斯講席者，每苦無專書以供教程；於是慷慨漢書藝文志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鈔錄等，用代教材。教者既因循而憚改作，學者復迷罔而失鑑衡。而校中設立目錄學之旨趣與效用，遂失真諦。此學術界所致憾也。竊以目錄之學，有本有末。窮六藝之流別，較四部之得失，外以通夫古今學術之郵，內以神其紬繹寸心之用。此目錄學之本旨也。闢治學之門徑，啓箬錄之成規，大之可爲通方致遠之資，小之足爲提要鉤玄之助。此目錄學之末節也。若夫揚樵漢志，尋源而棄流；標舉四庫，崇今而蔑古；舉偏遺全，舍本逐末，皆無與於目錄之學也。本書論列，雖非目錄學之全，然其索錄略之淵源，條分合之得失，與夫漢魏六朝間官私箬錄之鈎稽，宋元明清後叢書類別之更定，所謂目錄學之最繁難最重要者，略

已燦然備具。導先路而始椎輪，是則本書刊布之微旨也。排校既竟，爲書其緣起於此。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彭澤汪辟疆

目次

目錄與目錄學·····	一
唐以前之目錄·····	一七
論唐宋元明四朝之目錄·····	三三
附四朝目錄存佚統表	
七略四部之開合異同·····	八五
叢書之源流類別及其編索引法·····	九五
漢魏六朝目錄考略·····	一二七

目錄與目錄學

欲治目錄之學，不可不先明目錄學之界義；古今人言目錄學之界義，亦有數說；其

(一)目錄學者，綱紀羣籍簿屬甲乙之學也。古人著書，必有標目，隨事立義，則括一篇之旨；因篇命題，則摘篇首之字。(二)一書之內，必區分若干篇目，而一書之旨趣乃具。此一書內之目錄也。鄭氏之三禮目錄是也。(三)書籍既繁，名目益滋，後人乃爲之綱紀之，彙集羣籍之名爲一編，而標題其書之作者篇卷，或以書之性質爲次，或以書之體製爲次，要皆但記書名，而於其書中之旨趣，不復詳加論列。此羣書之目錄也。劉歆之七略是已。後世目錄，導源於此。踵事而興，則進而商榷其體例，改進其部次者，乃得謂之目錄之學。故目錄之學，乃爲綱紀羣籍，簿屬甲乙，取便尋檢而設，非有其他深微含義也。

其

(二)目錄學者，辨章學術，剖析源流之學也。目錄不虛爲綱紀羣籍簿屬甲乙而設，要必在周知一代之學術，與夫一家一書之宗旨，而後乃可以部次類居，無凌亂失紀雜而寡要之弊。如是則書雖不傳，而後人覽其目錄，可知其學之屬於何家書之屬於何派？即古今學術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難考索而得。觀於漢時劉向劉歆父子世業，閱年二紀，而始成別錄七略之作。〔三〕迄今書雖不傳，即就班氏藝文志刪存其要者求之，鈎元提要，往往一二語，即洞明流變，有不待詳說而瞭然者；非其人之博通古今學術，而又審辨乎源流得失者，則有一書之旨，必不能索其奧而詔方來，則信乎目錄學之可貴也。果如前說，但視目錄學之綱紀羣籍簿屬甲乙者，乃掌故令吏之所優爲，而決非目錄學者之所有事也。

其

(三)目錄學者，鑑別舊甄讐校異同之學也。綱紀典籍，本重校讎，而校讎之事，則必廣徵衆本，互勘異同。〔四〕古今目錄之書，罔不重視，觀於班氏藝文志、六藝略、於易類箸錄、古雜八十篇、尚書

類著錄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類著錄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類著錄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

類著錄論語古三十一篇孝經類著錄孝經古孔氏一篇漢時諸經本有古今文之不同漢時所謂古文

今文其始不過古今文字之各異亦猶今之古本書與今本書耳然必詳加著錄不厭重出者非如此則異同得失無所折衷即

如劉向校書中秘每一書竟表上輒言廣稽衆本有所謂中書者有所謂外書者有所謂太常太

史書史有誤者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者夫中書與太常太史書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

臣向書臣某書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劉向必廣求諸本互資比較乃得讎正一書則舊本異本

之重視蓋可知矣今欲爲目錄之學必當標舉異書舊槧以便互勘異同〔五〕則目錄乃可寶貴

然非洞悉刊刻源流博聞淹洽之彥固不足以語此故百宋千元詳加著錄者非必其人之標新

眩異一再傳後寔失其方乃治目錄學之正軌也

其

（四）目錄學者提要鉤元治學涉徑之學也學術萬端詎能徧識亡書軼籍無補觀摩故必有目

錄爲之指示其途徑分別其後先使學者得此一編而後從事於四部之書不難識其指歸辨其

緩急。此目錄學之本旨也。昔郡齋作志，顏以讀書；振孫著錄，名曰解題。發蔀刮蒙，由來已舊。晚近所傳，如龍啓瑞之經籍舉要，張廣雅之書目答問，或指示其內容，或詳注其板本；其目皆習見之書，其言多甘苦之論。彼其所以津逮後學，啓發羣矇者，爲用至宏。肩斯任者，然非殫見洽聞，疏通致遠之儒，不足以膺此大業。故提要鉤元之目錄，乃最切實用之目錄。而其所以研究此種目錄之類分部次與夫取舍得失者，乃目錄學也。

綜上四說，前人多有遵循其界義，以治目錄之學者矣。今吾人欲從事研究，果何所適從乎？曰：此不可不辨也。夫水必有源，其流則歧；學必有本，因時則變。劉略班志，目錄學之起源，亦卽目錄之正軌也。願後世之言目錄者，罔不導源於此，而衍之爲數派焉。有目錄家之目錄，有史家之目錄，有藏書家之目錄，有讀書家之目錄。目錄之爲用不同，故界義亦因之而各異。彼夫但記書名，略存篇卷作者，而爲之整齊其類例，詳審其出入，因時損益，無泥於前規，本書立論，無取乎偏激。不標辨章道術之旨，自能神其紬繹寸心之用，如漢志刪存劉略，釐定類例，而書名之排比整齊，卷篇之記述詳盡，俾後人展卷瞭然，檢尋自易。此目錄家之目錄也。立論必探其源，擇言必準諸史，是非同異，

具存於敍論；淵源授受，分疏於書名。如漢志總序之折衷孔子，諸子略分論，推言某家出於古之某官，其流爲某家之學；與夫書名下略注授受，如胡非子下注云：墨翟弟子。蔡公下注云：事周王孫之類。分疏雖只數語，而書中旨意，與其學派之所出，略可考見。其可與史傳互參，或書或不書，要能與史互爲表裏。如是則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本史家志藝文之天職，滿其職者，則非良史。此史家之目錄也。若夫鑑別舊槧，考訂異同，漢志雖啓其先，後人踵其製作，故編纂目錄，於其書之爲宋爲元，或批或校，尋行數墨，皆待注明。甚則收藏之圖記，題記之年月，分行標記，纖悉靡遺，徒供鑑賞之資，兼修收藏之富。追求本旨，非不云廣求舊本，取便校讎，實則於其書之宗旨，不遑辨別，徒以典籍爲玩好之具。洪亮吉嘗曰：此爲賞鑒家，列之五類之末者是已。〔六〕是爲藏書家之目錄。自班志分疏大旨於書名之下，而後世解題提要之作遂多。唐宋以後勒爲專書者，如晁公武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之直齋書錄解題，每書之下，詳加考證，或述作者之略歷，或陳書中之要旨，或明學派之淵源，或定糾紛之異說。他如篇章之真僞，析理之純駁，亦必反覆證明，使承學之士，得所繩準。洵爲目錄學之鉅製矣。然其奮臆見之私，抒悻憤之語，恣乖隔而遠大道，如清四庫總目提要之體例，成

書者，亦未能免。然體例足以成家法也。是爲讀書家之目錄。其他名目雖多，語其大體，要不外是四者而已。

準此以譚，則目錄學之界義，可得而論定矣。如第一說之主張綱紀羣籍簿屬甲乙者，則目錄家之目錄是也。第二說之主張辨章學術剖析源流者，則史家之目錄是也。第三說之主張鑑別舊槧校讎異同者，則藏書家之目錄是也。第四說之主張提要鉤元治學涉徑者，則讀書家之目錄是也。四者之中，惟藏書家之注重板本〔七〕，讀書家之重視提要，其體則出於後起，其用則主於一偏。著錄雖多，要無當於目錄之學。其亟待研討而說最紛囁者，則史家之目錄與目錄家之目錄是已。

主史家之目錄者曰：劉向司籍，乃別九流；孟堅作志，折衷學術。此目錄學之可貴也。後人不曉劉班著錄之旨，以爲簿錄甲乙，但記書名；類例不分，源流莫辨，猥雜煩瑣，陳陳相因；而無關宏旨之目錄，濫廁著作之林。本此以志藝文，則如劉子玄所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者〔八〕，信非苛論也。唐宋諸儒，多有追溯源流，明其本旨，而思有以易之。其能詳加商榷，論斷明允者，如隋書經籍志、簿錄類論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之綱紀；體制湮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

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九〕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跡，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以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一〇〕細翫隋志所言，則知推尋事跡，各陳作者所由，在孔子刪書韓毛序詩以前，早有斯例。向歆著錄，疑出於此。一也。目錄爲典籍之綱紀，貴在剖析條流，各有其部。二也。後世目錄，但記書名，不能辨其學術之流別。深識之士，所由病繁蕪，懲因仍而思改作。三也。然隋志所言，尙在推究本源，明其旨趣，以商榷之態度，明目錄學之標準，而目錄學爲簿屬甲乙，取便檢尋之說，不足信矣。嗣後如宋之鄭漁仲氏作通志，〔一〇〕於所著之校讎略中，乃祖述隋志之言，更進而劇論之曰：「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專門世守之業。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又曰：「類例既分，學術自明，視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爲新出之學，非古道也。」又曰：「書之易亡者，由校讎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漁仲則以學術之盛衰，書籍之存逸，皆視目錄之編纂稱職與否。其重視目錄之學，不翅一學術史矣。清章實齋備論文史，旁及校讎，遠承向歆之緒，

近紹漁仲之旨。所著之校讎通義中，更嘗言此旨。〔二〕如曰：「古之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吏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世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敍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以求書，因書究學。」又曰：「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理，考鏡源流，非精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以語於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能闡明大義，條別異同，使人由委以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實齋所論，較之漁仲，益爲明快。彼鄭章二氏大聲疾呼，以辨別學術源流，認爲目錄之本旨者，蓋以目錄之學，雖爲綱紀羣籍，實則明道之要，學術之宗，專乃與史相緯，其體最尊，其任至重。世人但以目錄爲部次甲乙者，蓋淺之乎視目錄矣。

主目錄家之目錄者曰鄭章所言，乃編述學術史所有事也；而目錄之學，固不在此。所貴乎目錄之學者，以書爲對象，非以學爲對象也；以學爲對象，而爲之條析源流，箸爲一書者，可謂之著作史，或謂之學術史。以書爲對象，而爲之部次類居，檢考便利者，乃得謂之目錄。而其所以商榷其部次，改進其便利者，乃得謂之目錄之學。故目錄者，爲簿錄書籍而設，非爲辨章學術而設也。鄭章之

所抗議，乃以書目中所表現之學術思想爲對象，而忘目錄爲記載書籍之簿錄，宜其不合也。夫目錄之名，見於班書，高密鄭氏苦三禮之節目紛繁，乃爲之提要而辨其次第，亦以目錄名篇，所論亦僅及禮經之本篇而止，不涉其餘，其旨固在資學人之資考而已。班氏草創西漢一代之史，乃取向歐父子之書，刪要以志藝文。其部次類居之法，允爲目錄之楷模。徒以附史以行，不能不略具流別，具論得失，其體例則爲書目，其用意則固一著作史也。後史不能遠紹班氏之業，編志一代之藝文，多取秘閣書目，「二」填委成篇，與班氏志藝文之旨，固有間矣。彼鄭章二氏，深慨劉班之學不傳，學術之條貫不辨，獨抒說臆，本史家志藝文之旨，衡量後世目錄之書，其論誠卓矣！豈知目錄之學，固在彼不在此乎？

由前之說，則目錄學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書，而非疏通致遠之儒，不足以膺此大業，宜乎曠百世而一遇也。由後之說，則目錄學爲簿屬甲乙綱紀羣籍之事，但能因時損益，俾便鈎稽，卽足以盡目錄之能事，宜乎盡人所能勝任也。竊以二說皆可並存，且有相資爲用之處。夫目錄本以記載書籍爲目的，所謂以書爲對象是也。既以書爲對象，則所謂綱紀所謂簿屬云者，並非漫不經意

掇拾書名，便可稱目錄之學。是必有類例之商榷焉，流別之剖析焉，使後人卽類以求其書，卽書以求其學。是目錄固未嘗以學爲對象，但舍學而徒言目錄，則如第二說所謂凌亂失紀雜而寡要之弊，要未能盡免也。惟條別學術，本屬學術史範圍，而書籍爲學術所寄託，治目錄者，自不能不明其條貫，別其統系，庶幾部次類居，隱有依據。使後人之覽其目錄者，不致淄澠莫辨，且可藉此以周知一代之學術概略，與夫一家一書之宗趣，異乎賞鑑家藏書家之目錄也。夫學術有古今之不同，家法亦有門戶之各異。治目錄而必泥於學術，亦多乖隔而難通。史家本屬六藝之支流，而後世則以附庸蔚爲大國；詩賦在漢志爲獨立之專類，而後世則以別集總集爲尾閭。學異世遭，已難盡遵。必欲溯學術之源流，盡返之於劉略班志之舊例，非惟勢所不可，抑亦徒事紛更而已。

故言目錄學之界義，不明第一說之所主張者，則忘目錄爲紀載書籍之事，而以編纂學術史之天職，認爲編纂目錄之天職，而目錄之本旨失矣。不明第二說之所主張者，則視目錄爲盡人所能爲，而以綱紀簿錄之能事，責之於掌故胥吏之手，而目錄學之效用去矣。是必斟酌於二者之間，則目錄之學，乃由綱紀羣籍範圍，而略涉辨章學術範圍，質言之，則以目錄家之目錄，而兼有史家

之目錄。本此以言目錄之學，則前所言不標舉辨章道術之旨，而自能神其紬繹寸心之用者，或庶幾矣。其界義奈何？曰：目錄者，綜合羣籍，類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錄學者，則非僅類居部次，又在確能辨別源流，詳究義例，本學術條貫之旨，啓後世箬錄之規，方足以當之。此目錄學之界義也。

目錄學之界義，既如上述，則吾人研究目錄學之標準，當必博稽其源流，商榷其類例，與夫義例之變遷，分隸之出入，省宜詳究，語其大則可通古今學術之郵，語其細則可得箬錄之準則。而治學之方法，亦將於此涉徑焉。

【一】莊子內篇之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等篇，則括一篇之旨也；其外篇如秋水馬蹄等篇，則摘篇首之字也。論語孟子精名皆同。

【二】隋書經籍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宏景注。」垣按三禮目錄，皆三禮篇目，釋解要義。且於末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如曲禮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制度。」檀弓目錄云：「此於別錄屬通論。」明堂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觀於此，雖僅釋三禮目錄，然必注明屬於劉向別錄者，則淵源又可見矣。